

## 【姬屋藏郊】狐魅疾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57898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578987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发x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05 Words: 8,270 Chapters: 1/1

## 【姬屋藏郊】狐魅疾

by [fuyan](#)

### Summary

一个公主刺狐不成反被（老公）爆炒的故事

###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殷郊觉得冀州那个地方邪门。

从冀州回朝歌后，每件事情都超出了自己的意料，先是先太子发狂弑父，后是叔祖在父王的登基典礼上出言无状，称成汤子孙已经不配为天下共主了，他是个爆碳脾气，当着众人的面就和他吵了起来。

父王也很不对劲，他平日虽治军严厉，但在母亲面前，他从来不会对自己横眉冷对，而登基大典的晚上，他去邀请父亲团聚，父王竟然破天荒地没有接受，母亲说，他说了僭越的话，父王正在猜忌他。

母亲一向比庙堂之中的大臣还要洞若观火，但是这一回他觉得是母亲关心则乱了，他是真心替父王赴死，父王怎么会不明白自己的心意呢？

直到狐狸用尖利的爪子割伤他的脖颈与大腿，他一剑刺向那个睡在父王床榻上的妖媚女人，剑尖没入的竟是父亲的肩膀，他将她踹倒在地，怒不可遏：“你果然是要弑父！”

他才知道知夫莫如妻，父王对自己的猜忌竟然已经到了这样丧心病狂的境地，但一切都晚了，前来捉拿他的侍卫拾级而上，他躺在地上甚至能感受到楼梯“咚咚”的脚步声。他不能被关起来！他要是被限制了行动，就没有人知道父王枕边高卧的是一只狐狸，更没有人为枉死的母亲雪耻了！

他撑起身体，猛地破开窗户越出栏杆，宫中的装潢都拣了结实木头，他将它撞碎的同时自身也吃痛不小，但是顾不得这么多了，今日就是拼死也要逃出去。

殷郊一层层往下跃，摘星阁阿阁三重，天太黑他又看不清东西，将自己撞了个七荤八素，肋骨、臂膀、大腿没有一处不痛的，他紧紧攥住鬼侯剑向摘星阁外狂奔。

所幸侍卫们都去担心父王有没有受伤，他直接从摘星阁上跃下，因此还没有人追上他。他必须赶紧离开！待到父亲怒气平息再去请罪，假以时日他会除掉那只妖精。

但是还没等他进一步想好怎么悄无声息地杀掉那只狐狸，身后关押猛兽的牢笼上便发出了木头与金属碰撞的声响。

是有人追上他了！他忍不住在心里又对冀州破口大骂，那里果然不是什么好地方，甚至可能专克太子，先太子殷启在混乱中撞到剑上横死，现在自己成了太子，恐怕今天一命呜呼的就是他了！可怜他还没有迎娶太子妃给他诞下一个孩子，也不知道下一个倒霉蛋是谁。

殷郊一瞬间心乱如麻，不留神跑错了岔口，顿时成了一只无头苍蝇，而重重宫殿变为困住他的迷宫，要讲他的身体和性命都留在这里。

而身后的脚步声依然如影随形，追他的人显然穿着盔甲，可他的身姿轻盈得像一只鸟类，在凹凸不平的牢笼上奔跑得如履平地，长时间的激烈奔逃令血腥气冲上了他的喉咙，而跟着他的人脚步却不疾不徐，殷郊跑得慢，他的脚步就慢下来，他快一些，身后的人也追得快一些。

直到他慌不择路被逼进了死胡同，那脚步声也轰然落在了平实的地面，一步步向他走来，殷郊大口喘着气，杀心顿起。

不管你是谁，我还有不得不做的事，今日算你倒霉。他目眦欲裂，举起鬼侯剑转身向来人刺去，鬼侯剑冰凉得像秋日夜晚的空气，只有鲜血才能将它暖热。

但剑尖险险停下了，清冷的月光从剑身反射在来人的脸上，他小口小口地喘着气，今晚的月亮不是满月，他比月亮还要清亮的眼睛紧紧盯着他。

是姬发，看清来人的脸，殷郊灌注在右臂的力气顷刻烟消云散，连鬼侯剑也持不住，身体软软地倒下来，砸在了笼子上。

但姬发有些反常，他竟然没有伸手将自己拉一把，只侧了一点头，冷冰冰地看着自己倒下。

姬发很是气恼，这个小祖宗不过一日未见，怎么就敢闯出这样的塌天大祸，若不是自己对他过于了解，提早预判出了他的逃跑路线，他现在就不会在笼子外站着，而是和猛虎一样被锁在笼中了。自己有心想给他一个教训，一路将他逼到了墙角，他竟然想来杀自己，这个认知让姬发心头火起。

见姬发紧盯着自己不说话，无边无际的恐惧漫上来。殷郊疑心那只狐狸也附上了姬发的身体，因为姬发从来不这么冷冰冰地盯着自己瞧，若是这样就糟了，自己强弩之末，狐狸会像吃掉那个倒霉宫女一样把自己吃掉的。

但是疼痛与疲惫让他实在动弹不得，只能本能地去询问眼前身份可疑的同伴：“姬发，我该怎么办……”

姬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走向墙角把那里碍事的木板踢碎，殷郊从他的动作中感受到了十足的怒气，更是心有戚戚，姬发今天的行为实在是不对劲，但是停下奔跑后疼痛和疲惫一齐翻搅上来，令他动弹不得，徒劳地坐在原地大口喘气。

在把木板踢碎后姬发想唤他过来，回头见他仰着脖子瘫坐在笼子边，心中又是气又是心疼，扶起他走向被踢出的缺口。他已经完全脱力，睡袍上被热腾腾的汗液浸湿，沉甸甸地压在姬发身体上，姬发双臂暗暗使了力气，将他端到出口塞进地道：“这条小路直通午门之外，你先去找大司命比干躲几天。”

淡色的丝袍滑入地道，消失在暗处，下一瞬又带着滚烫的体温与呼吸扑回入口，汗津津的手指搭上他的手，殷郊从地道里仰头看他，汗水布在他焦急而惶恐的脸上，让他看起来可怜兮兮：“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姬发的心陡然变成一只没有成熟的水果，被他的话挤破了外皮，跳动间涌出的都是酸涩的汁水。他不应该这么对他，虽然殷郊的确让自己生气，但他被吓得不轻却还惦记着自己的安危，让他本来还冒着火气的心像被浇了一盆凉水，不用说火焰，连一丝热气都没了。

殷郊见他的表情从冰冷逐渐软化，一颗心落回了肚里，这确实是姬发，永远纵容他，又永远有主意的姬发。殷郊将自己的鬼侯剑递过去，将所有事都托付出去，抽回手转身钻进洞中，将手伸回的那一刹那，姬发却反客为主，将自己的手覆上来，紧紧重重捏了他一把。

殷郊疑心自己太慌张连感官都出错了，但是姬发手掌的冰凉触感还持续停留在他的手上，他爬到一半实在没忍住，回头看了一眼洞口，姬发停留在那里看着他离开，目光温柔缱绻，见他回头却没有半点捏了他手的心虚。

殷郊觉得自己果然是出了错觉，否则怎么会以为姬发莫名其妙捏他的手。疼痛与疲倦丝丝缕缕向他袭来，混杂在其中的还有不正常的燥热，他加紧了匍匐前进的速度，这一夜过得惊心动魄，必须赶紧到王叔处好好休息，然后再想办法与那只狐狸算账。

一颗心终于放下的姬发也靠在了笼子边，粗糙的木头隔着盔甲硌住他，他回过身打量这个高大的牢笼，若不是他及时出现，现在被关在笼子里的就是殷郊了。他脑海中浮现出片刻之前殷郊的情态。他冲动闯入摘星阁时本就衣衫不整，激烈的斗殴与奔跑更让衣服敞开了泰半，他自己却懵然不知，仰着脸靠在笼子上大口喘气，露出来的乳肉随着他呼吸的动作一起一伏。他突然觉得方才自己不该只捏他的手，该趁着他趴在地道里的机会将手伸下去揉一揉他的乳房，试一试是不是自己想象中那样柔韧、丰盈。

这个念头冒出来的那一刻，姬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殷郊在他手心中残留的温度与汗水赛过一块炭火将他烤得心神不宁，崇应彪与姜文焕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他努力定住心神，握上冰冷的鬼侯剑。

姜子牙非常确定自己与殷郊姬发这两个小子八字不合，早知道自己不该那么快就下山，好歹也应该学几招基础的法术，否则也不至于在与两个毛头小子斗智斗勇输个惨败后，再跟踪姬发时被他发现，被暴怒的小伙子捆了个严严实实将他带到宗庙，这回连一句“掌心雷”都没来得及喊出来。

太子殿下将空荡荡的竹筒狠狠摔在地上，对他怒目而视，脸上胀着不正常的血红色，可能是被气的，瘫在地上的姜子牙哭笑不得：怎么还想要我的封神榜啊？都被父亲通缉到躲在宗庙里了，不过鬼侯剑的剑锋直直指向他，以上他的心理活动一个字都没表现出来。

好在大司命比干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姜子牙被松绑后险些抱住他同样须发皆白的脑袋大哭一场：“老人见老人，都是沦落人！”不过为了防止宗庙内最后一个靠山倒戈，他也没有把这个心理活动表现出来。

四人你心怀疑虑，我言之凿凿，迅速定好了将妲己引来宗庙揭穿身份的计划，只是姜子牙

准备自行找地方安顿的时候，比干面露难色将他拦了下来，说是刺杀妲己时自己的小孙子受了伤，这些日子总觉得不对劲，姜子牙久居昆仑见多识广，请仙人必定替他把一把脉。

同为老人，比干有了血脉牵挂就是不如自己无事一身轻，姜子牙大大咧咧将手搭上了殷郊的脉搏，都说溺子如杀子，殷郊年轻力盛，壮得像一头牛一样，能有什么——等等？

永远摆着一幅严正端方表情的比干对他露出一个苦笑——但比天谴砸下来那日还要扭曲。

姜子牙拼命忍住才没让自己叫出声来，流窜在太子体内的绝非什么病气，而是妖狐的淫邪之毒，狐狸生性淫荡，妖气更是至阴至淫之毒，他还没有学过仙法时居于民间，邻居是个书生，家中常有狐狸扰动，他想尽办法要将狐狸赶走，引得畜生怀恨在心，趁他出门渡了一缕妖气在粥中，他家中妇人用后欲焰上炽，不可暂忍，只能前去求助家中的客人。客人与书生是好友，不敢作此兽行，妇人无奈，饮下井中冷水压住体内的燥热，神志清醒后自觉无颜见人，竟悬梁自尽，一时乡中多有唏嘘者，姜子牙降妖除魔时更是对狐狸敬而远之，生怕沾上他们的妖气。

而今游荡在殷郊体内的妖气来自少说有几百年道行的狐狸，他颈上有野兽抓挠过的痕迹，想是与摘星阁那只妖精缠斗时被它抓伤，肌理破损，妖气趁虚而入，而他不知道其中厉害，在摘星阁跳上窜下，四处奔逃，淫毒从伤处向周身涌，逐渐蔓延到四肢百骸，又在宗庙日躲藏了这些时日，直到淫邪之气与体内阳气打得不可开交，让他好不难受，这才向叔祖求助，如此一遭，别说冷水，就是神仙也难救了！可怜他的天下共主哇！

姜子牙欲哭无泪，才反应过来殷郊脸上的潮红不是因封神榜被带走了气得，他小心去观察苦主，殷郊无疑是个英俊的男子，身姿高大，四肢强健，连五官都生得英俊逼人，但姜子牙总觉得他的面容带上了一丝媚气，不过很快，姜子牙就意识到这丝媚气产生的原因不是妖气的影响，而是来自他的眼神。

他的眼睛快粘在姬发身上了。

他的呼吸急促，想是身体内的热气散发不出来，将他蒸出了满脑门的汗，也将他的眼眶蒸得血红，他用这双红彤彤的眼睛一个劲地往姬发身上扫，如果不是他与比干在这里，殷郊恐怕要滚到人家身上去了。

姜子牙绝对不是不明白姬发的心思，他不信世上真能有人冒着被惩处的风险为别人扔掉封神榜，而让他这么做的原因，竟然仅仅是哪吒将殷郊挂在树上绕了几圈，姬发一边劝他将封神榜交给他，一边还没忘记给人家喂水，他要是真的以为两人的关系仅仅是自幼一起的玩伴，就枉活了这么多年了。

因此他绝对不是在乱点鸳鸯谱！太子藏身于宗庙的秘密越多人知道越不安全，眼下只有姬发能暂时帮忙抑制住殷郊体内的淫毒，姬发既然也有意于殷郊，替太子解毒，日后做他的商王后，他一点也不亏！

姜子牙神情复杂地从怀里摸出一盒油膏递给姬发——下山前仙人们说凡间过了秋天就是冬天了，他肉体凡胎易被风霜皴裂，拿上一盒油膏备用，而他下山才不久，朝歌秋意飒飒却不寒冷，他还没来得及开封，谁能想到要被用到这处地方！

他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姬发，他生得清姿俊逸，但愿太子殿下是个会心疼人的，否则他那样高大的身板岂不是要将他压坏了。知道姜子牙是来帮助他们的之后，姬发收敛了对他的敌意，见他盯着自己猛看，又是哀声又是叹气，忍俊不禁：“老人家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哈哈哈哈哈没什么。”姜子牙牵住比干的胳膊和他一处往外走：“我听闻大司命有一块玉琮，世所罕匹，老朽竟有幸一观……”

姬发想向大司命请辞，却被两人同时拦了下来：“这个……明日事关重大，不可横生枝节，公子与我的孙儿留下来再多加商量。”

姜子牙皮笑肉不笑地将目光望向殷郊，见他喘着粗气，盯着姬发后背的眼神快要将他的衣服烧出一个洞来，他在心中同情地为姬发叹了口气，明日过后，不管殷寿杀不杀狐狸，他必须得带殷郊回一趟昆仑，这可是比做天下共主要重要得多得多的事！

“姬发……你可以绑得再紧一点。”粗糙的麻绳捆上殷郊的躯体，摩擦着他的皮肤，姬发特地将绳子束得松松垮垮，那样的触感就如同隔靴搔痒，既勾起他体内的躁动，又没有真正让他觉得满足。

“再紧一点？可是再紧就该痛了。”姬发担忧地摆弄着绳索，殷郊赤裸地跪在地上任他将绳子绑在他身上，他的身体比他想象得要肉感得多，让他想起画册中活色生香的女人，一圈圈缠在他臂膀上的麻绳也像女人的金臂钏，他偏过头去不好意思看他。

“没有关系的。”殷郊觉得自己的脸和身体都快烧起来了，心脏突突狂跳：“不绑紧一点，父王怎么会觉得我是真心悔过呢，叔祖冒死收留我，我不能不完成目的。”

姬发只能将绳结打开，将他绑得更紧，带着厚茧的手指数次拂过他的肌理，殷郊舒服得小声哼气，他很喜欢姬发触摸自己时的感觉，像极了躺在母亲的膝盖上，被她用象牙梳梳理自己的头发，但是被母亲整理头发让他觉得温暖、舒心，而姬发的触碰却令他心猿意马，他小声说：“姬发…我好难受……”

姬发被他吓了一跳：“哪里受伤了？”他的脖子处的伤口虽然严重，但是也没有崩裂的痕迹，赤裸的上半身也看不出不对劲，难道伤在腿上？他伸手去扯他的裤子，殷郊非常配合地挪动双腿任他把裤子扯掉。

大腿内侧有野兽抓伤的痕迹，不过上了药已经快愈合了，但是——

姬发就算再迟钝也该感受到不对劲了，殷郊赤裸双腿间的雄伟之物硬硬地扬起来，上面布着的经络竟也兴奋地跳动着：“你中了淫毒？”

殷郊见他的异样被发现，到底不好意思，曲起腿将勃发的阴茎藏起来，但是燥热与焦渴让他实在忍不住，扭动着将身体往冰凉的地板上蹭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来到宗庙后就觉得不对劲，叔祖什么都不和我说。”

殷郊扬起热腾腾的眼睛看他：“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你，姬发……你怎么才来呀，你摸得我好舒服。”

打死姬发他也想不出这样孟浪的话会出自殷郊的口中，他结结巴巴道：“我听人说冷水能解淫毒，我替你打一些来喝。”他自己也需要灌一些凉水清醒一下。

殷郊惶急地去够他：“没用的，我都快把井水喝干了...”挣动间绳子缠得更紧，饱满的肌肉从束缚间溢出来，姬发觉得渴，舔了舔嘴唇：“那怎么办...”

殷郊却不好意思起来，将头往地板上凑，小声道：“我想和你做...我们看过的画册里的事。”

姬发被吓到差点弹起来，他们一起看过的可不是普通的画册，他从来没想过要对殷郊做这种事，更何况两个男人，怎么...

殷郊见他沉默，越发着急起来：“难道你不想？可是我看得分明，你是喜欢我的。”人言情欲情欲，情与欲本就不可分割，他的脑子被欲望搅成了浆糊，情窍却像被冲开了一样，从未想得如此清楚，姬发必然是喜欢他的，不提朝夕相处间他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单是他提剑上摘星阁，姬发宁可被父王责罚也要放他出逃便可窥见一二，否则何以自己只是碰了一下他的手，他就忸怩至此？

殷郊将身体撑起来，跪着用头去蹭姬发的下体：“我只是摸了一下你的手，你就慌成这样，我其他地方也让你碰好不好？”他实在是难受得很，恨不能身上的绳子都变成姬发的手臂，缠住他让他挣脱不得，然后将他一口口吃掉。

姬发被他的鼻尖蹭到下体，烫热的呼吸隔着衣服透过来，他像被火燎伤一样躲开，衣料下的男根却不受他控制地硬起来，隔着下裳都能看见一团硬挺，他很不解：“你也硬了，为什么还是不愿意和我亲近，你不喜欢我吗？”

他跪在地上仰着脸看他，大而圆润的眼睛黑白分明，因欲望没有满足的关系还带上了十足的焦渴，姬发只看了一眼，连忙躲开目光，他却像突然反应过来什么，追问道：“还是说，你在生我的气？”

原来姬发一言不发把他追赶到墙角是在生他的气，他举剑回刺时姬发阴沉地盯着他也是在生他的气，殷郊相通了这一点却分毫没有委屈，反而兴致勃勃问他：“那你要不要罚我？”

姬发听到禁锢着自己不要妄动的隐形锁链“啪”地一声崩断，他喜欢殷郊，想将赤裸的他摁在地上任意施为，揉捏他柔软的皮肉已经是很久的的事了，如今肥肉送上门来，没有不吃的道理。

姬发解开自己的下裳，殷郊见他终于有所动作，惶急地膝行过来，一口叼住他已然胀成紫红色的阴茎，如果不是顾及着在宗庙，姬发会舒服到叫出声来，他的口腔实在是太烫了，比高烧的身体还要热上许多，内壁贴合着紧紧将他吮住，肉乎乎的舌头灵活地绕着柱体打圈，舔舐着布满阴茎的筋络与龟头上的沟壑。第一次开荤就受到这么周到的服侍，实在是让他难以招架，姬发发出急促的喘息声，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要这么快射出来，他的嘴巴着实销魂蚀骨，他想在其中多流连一些时候。

吃到心心念念的阴茎，殷郊的激动不比他少，拿唇舌吮吸了半天犹嫌不足，他还有小半根露在他的嘴唇外，他心里着急，忍着本能往嗓子里塞，被捅得险些呕出来，无奈只能将它扶住慢慢往深处塞，快到吃不下的地方时，猛地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，龟头顺着喉咙的动作从善如流地插进了口腔最深处，硬硬地顶着它的喉头。姬发觉得自己的脑髓会先于精液被吸出去，他喉咙里湿热的肉将他的龟头紧紧裹住，甚至时不时蹭过他的马眼，他发出大口的呼吸声，终于精关失守，在最后关头想将自己抽出来，却被殷郊的唇舌紧紧缠住，精液在殷郊的口中喷溅出来。

阴茎被抽出来时还有留在阴囊中的体液，流出来滴在殷郊的脸上，他赤裸地仰面躺在地板上，脸上带着浓白的体液，伸出同样沾着白浊的舌头将嘴唇附近的精液舔进肚子，欲望被短暂压住的感觉让他的表情有些痴傻，喃喃道：“姬发...你对我真好，我想奏明父王，让他封你做我的太子妃。”



姬发的神智在射精后回笼，觉得好气又好笑，都这个样子了，还惦记着让他做太子妃，他扯住殷郊的绳子将他翻过来，他肤色深，背肌饱满鼓胀，呼吸间一起一伏，像远处连绵的山峦，姬发忍不住在上面留下一个牙印，咬完之后又犯了难：男人和女人的画册他看过，那男人和男人之间该怎么做？

双腿间只有一个洞，但这个洞太小了，强行进入肯定会受伤，他在心中暗骂那只狡猾的狐狸，把殷郊这个大男人折磨成这样，又没有办法让他将淫毒排出去，但是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从怀中掏出油膏，这是姜子牙那个坏老头给他的，在叔祖的眼皮子底下，因此叔祖也是默认的。这个认知让他心脏快要跳出胸腔，急忙挖了一大块油膏往殷郊腿间的小洞揉，异物进入身体的感觉让趴着的人到底不适，身体内的妖毒却迫使他迅速接纳了这样的触感，他发出“嗯……”的哼吟，瑟瑟发抖道：“你轻一点，但是……可以再快一点。”

姬发的手指在紧绷的肉洞里刺入又退出，往复之间终于揉出一条能容纳他的甬道，甬道间有一块硬硬的凸起，姬发好奇地将指关节按上去，殷郊猛地弹起来，发出一声高亢的哭叫：“啊！”，紧紧合上了腿，姬发才知道男人的身体里也有这般销魂蚀骨之处，一时阴茎竟又半硬，顶在他的腿上。殷郊的大腿是全身最有肉感的地方，腿合起来时拥挤到连一根手指也挤不进去，姬发强行将自己插了进去，柔滑紧实的触感让男根气势汹汹地站立，他将自己从腿间抽出，顶进湿漉漉的小口，那里未经人事，才进去一个头就将自己紧紧合上，令他寸步难行，姬发只能将自己退出来一些，趁它放松警惕，再度将自己送进去一点，等到整根全部进入他的身体，两人都已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。

殷郊吸了吸鼻子，觉得怪委屈：“我们不像在云合，像是你要把我吃了。”姬发的命根子被紧紧箍住，自己也不好受，还有心情调侃他：“刚刚是谁求我的？总不能是我自己吧。”殷郊被说中了痛处，不说话了，姬发扶住他的腰，轻轻摆动起来，粗大的东西在后穴内动作，他很会照顾人，每回进出时都要碾上敏感点，殷郊的汗流得吓人，像是要把前几天灌下的冷水都变成汗液流出来，将他一身硬邦邦的肌肉都化开，姬发骑在他身后去揉同样被汗湿的乳房，果然是丰满柔韧，妙不可言。

但殷郊遭罪不小，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还有这么要命的地方，等知道的时候就已经被人用阴茎磨来碾去，他自负身手出众质子营无人可敌，但是姬发这样对待他却让他像被热汤泡过的饼，他用膝盖都不能将自己撑起来，如果不是姬发在玩自己乳房的间隙还没忘记将自己提起来，他早就软倒下去了，姬发的阴茎在他体内进入得越来越激烈，油膏早就被化成了水，在他的身体里发出响亮的啪啪声，他的身体更加不受自己的控制，像是轻轻地飘起来，马上要被重重地抛起，再急速地下坠。

他惶恐地告诉姬发：“我快要到了。”——虽然他也说不清到了什么，但是无法左右感官的恐惧让他细细地发起抖，姬发从后面抱住他，挺腰的动作却越发快速，湿热的呼吸吹进他的耳朵：“别怕。”得了安慰的殷郊闭上眼睛，身体猛地颤动，后穴抽搐着收缩起来，他硬胀的阴茎在没有经过抚慰的情况下流出精液，但并不是自慰时一样喷出来，而是像小解那样慢慢淅沥沥淌出，一时腰软骨酥，向地上倒去。

后穴收得太紧让姬发进退不得，无奈在他屁股上扇了一巴掌：“放松一点，你快把我吃进去

了。”这一巴掌让殷郊面红耳赤，嗯嗯应着努力让自己的身体柔软下来，姬发不知道他的身体刚刚经历了什么，能动作之后继续往那块凸起上顶，他回落到一半的身体又向天上抛去，蚀骨销魂的快感侵蚀着他的身体，他却向施暴者求助：“姬发，我该怎么办——”姬发已经听不见他说话了，殷郊身上的销魂窟实在体贴，能吮又能裹，他埋在里面又插又顶，恨不能将它捅坏了才好。

殷郊未着寸缕，被顶到膝盖不住往前滑，险些撞上盛着灵位的桌案，姬发及时把住他的腰将他捉回来，他抬头往上看，见到一排排的灵位，登时头昏脑涨，姬发除了下裳外盔甲整束，若是有人进来，自己除了无颜见列祖列宗，也没脸见天下人了，但他已经说不出话让姬发停下来，张开嘴巴只能淌出口水，两眼控制不住地向上翻，在他背后将他的腿撞得肉浪翻滚的人已经发泄过一次欲望，因此第二次的时间也格外长，他数不清自己“到了”多少次，等姬发将自己抽出来，微凉的精液喷在后背，顺着背沟往下滴时，他早就失去了意识。

姬发吃饱魔足，从背后压住他，殷郊在昏昏沉沉中感觉到他的盔甲将他硌得痛，连忙用手肘顶他，姬发这才解了他的绳子将他抱在怀里，他累到连穿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姬发帮他整束了衣冠，两人靠在宗庙的圆柱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，今天正是三五之夜，月亮高悬在宗庙中庭四四方方的天空上，播撒了满地的清辉。

殷郊在情人的怀抱中想起横死的母亲，生前极喜欢月亮的人也是一个明月般肝胆冰雪的女子，可惜以后月色再好，她也见不到了。

“没有关系的。”姬发看出了他的伤心事，将他搂得更紧：“待此间事了，我们立一个节日，就在月圆之夜，以后所有人看向月亮，都会想到殷郊的母后。”

殷郊将散乱的头发埋进姬发的膝盖，姬发捧起他的脸，两人缠绵地拥吻。

姜子牙和比干回到宗庙时，姬发已经回了宫，只剩殷郊坐在堂中昏昏欲睡，姜子牙露出揶揄的笑，向大司命使眼色，意思是他过段时间该为殷商的准太子妃——甚至是准王后祝一筮了。

但他又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太子年轻力壮，怎么初经人事竟累成这个样子，倒是姬发竟像个没事人一样，没留下休息一晚直接回鹿台了。

殷郊疲惫地靠着柱子，向两位长辈露出心虚的神情。

又是一个圆月夜，武王殿下在营中焦急踱步，姜子牙实在看不下去上来制止他，姬发惶恐

地问道：“尚父和孤说殷郊已经死而复生，孤将月亮看得圆了又缺，缺了又圆，尚父不会是在骗孤吧？”

姜子牙气不打一出来：“我本该殷郊下山时再告诉王上实情，但王上夜夜泣涕，老朽实在是没办法才破了例。”

年轻的武王露出单骑闯出朝歌后极少出现的羞怯神情：“孤没有。”

他仰头看向天上的明月，像小孩子赌气一般：“今天的月亮，没有孤与殷郊宗庙见过的好看。”

姜子牙无奈：“王上啊……”

月亮听到天下共主这样评价自己，却不怒不恼，依然将光亮铺洒下来，照亮西岐与朝歌，也照亮冰天雪地的昆仑。

我有故人隔他方，三年未归松菊荒。  
谁谓河广一苇杭，尔独胡为劳我肠。

End Notes

算是《总赖东君主》的番外，可以当成一个单纯的pwp，食用愉快(。·ω·。)/♡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